

回憶空軍氣象訓練班在成都鳳凰山時的歲月及其他

——為紀念劉師衍淮博士百歲冥壽而作——

王時鼎

空軍氣象中心前主任、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顧問

歲月如梭，回憶民國36年在成都鳳凰山氣訓班受業不覺已滿60年，當時班主任劉衍淮博士正值盛年，而今已是百歲冥壽之年。劉師於民國71(1982)年病逝台北，時年70有5，轉眼已25年。在早期大陸「空軍氣象」無論人員與氣象站之數目均冠全國，國共內戰後政府遷台，空軍氣象亦完整撤退至台灣，而日據時氣象局高階人員均為日籍，且均已遣返日本，台灣氣象端賴空軍支撐，並參與各大學建立有關大氣科學系，方得有今日百花盛放的氣象。而本人與班主任間之因緣更難忘懷，班主任民國38年12月來台，其受業學生在台北盛大歡宴，那時我恰分發台北松山機場，得盡綿力，附圖1為劉師與陸總隊長鴻圖兩大師合影，即為當時所親攝。民國66年吾師70大壽，海、空軍全體受業學生在台北為其盛大祝壽，並印製特刊，當時我在空軍氣象中心擔任主任，一併庶務，自是弟子服其勞。劉師於民71年病逝台北，斯時我在氣象局，有幸為作最後服務，並於氣象學會之民國72年3月「大氣科學」第十期中出版紀念特刊(時我任主編)，對吾師可謂無負平生。吾師仙逝後，劉師母按其生前意願捐出新台幣50萬元巨款，在氣象聯隊及氣象學會成立「劉衍淮博士獎學金」，獎勵氣象後學及氣象工作者之子女，德澤永留人間。劉師逝後，因師弟等均在美國或澳洲，西班牙籍師母巴丁娜女士，因乏人照顧，旋即遷美。存問無間，數年前往生，在洛杉磯先後期退休同學，並均為師母送行。其子女劉元、亨利、美麗等先後回台多次，均有晤面(幼時即熟，因親見其等成長，見附圖2)。歲月易逝，目前亨利已在米蘇里大學教授任內退休；劉元在美國曾任機師，開小飛機，為農場撒農藥，至今也已退休。回憶當時出國極難，均要覓妥保人，劉元去美國是我委請本(九)期同學趙友夔與七期學長白雙印作保的。往事如煙，而今劉師已百歲冥壽，有幸作此文以為紀念，而自己也行年80有2，實屬難得之因緣也。

空軍氣象建校，可分為三個時期：其一為昆明官校時期，時間為民國28年12月1日迄至34年1月1日，培育正科學生有一至五期。其二為成都鳳凰山時期，其先隸屬通校後為獨立設班，時間為民國34年1月至民國38年12月，培育正科學生有六至十期。其三為岡山時期，隸屬空軍官校或通校。迄至劉師於49年4月1日退役止，培育正科學生有十一至十五期。回憶於鳳凰山時期正值對日抗戰勝利，急需培育人才，氣象班於36年獨立設校，此一期間七期正科畢業，八期與九期正科在校，可稱為本班最盛時期。於37年時，同時受訓有十個不同班次，受訓員生達300餘人，加上教官、隊職官、行政官兵200餘人，計共500餘人，我是九期，正恰逢其盛，而此一期間本班教官亦是國內一時之選，今就此一最盛期間，對母班略作描述。

鳳凰山在空軍成都機場，而我們班址是抗戰時空軍轟炸總隊的營舍，房舍甚多，其中有一棟號稱世界第一的大草屋，面積長寬為100×50公尺，就是我們的大禮堂兼飯廳，大型教室也有多間。正科八期畢業有108人，我們九期原有100多人，入伍結業又經過一次入學考試淘汰了30多人，尚有70多位，畢業時是69人，其他同時在學的初級班二期是56人，初三期是73人(以上均為畢業人數)，此外，尚有九正(工程組)、十期正科、候補軍官班等，一個訓練班有此規模實屬罕見。

回頭再說到我們教官，除班主任是德國柏林大學的博士外，我們主要教官包括：亢玉瑾(八期主任教官)、鍾達三(九期主任教官)、萬寶康、張鴻材，均是剛從美國學成返國，其中鍾、萬兩位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CIT)的碩士，其他如牛振義山東大學畢業，彭究成、宣化五、李永嘉都是西南聯大畢業的高材生，地面觀測與實習部分即由先期學長(教官)擔任，有如此規模的師資陣容，在60年之前實屬難得。

再說到我們正科班課業內容。我們雖是一年半的受訓時間，但因無寒暑假，一天上課八小時，故可說將相當於現在大學大氣系的學科均教完，我們那時微積分是Longley等三氏微積分，物理是薩本棟的普通物理學，微分方程是Cohen的，都是當時西南聯大的理科教科書。動力氣象學是用Haurwitz的，氣象學與氣候學由班主任親教，天氣分析與預報用的是Petterssen第一版，在當時是最新的，任教就是逼我們非常嚴格的主任教官鍾師達三。鍾老師來台後常得意的自誇「強將手下無弱兵」，因在早期民國40年代，本期同學就有八位是氣象科高等考試及格，包辦第一至四屆高考氣象科及格名單，而其中彭立兄更是榮膺民國43年高考狀元(優等第一名)，上述往事迄今均已是一甲子之年。猶記得我們畢業是在民國38年6月1日，那時兵慌馬亂，共黨已是「三百萬」大軍渡過長江。有一件事，劉主任在「空軍氣象訓練班20年史略」(見空軍氣象聯隊史蹟文獻集，民國80年3月出版)中，於「艱苦歲月」的小標題下有頗詳細述及。因氣象班經費向由空總直接匯發，但自38年始改由訓練司令部轉發，而並未通知訓部及本班，訓部財務處竟以不明款收帳了事，那時空總與訓部均在搬遷台灣中，經查明已過四個月，那時本班官兵500多人生活陷於困境，期間僅靠機校、通校、幼校接濟，另向銀行借貸，維持伙食，加以時局惡劣我們均心緒不寧，致有因細故，我們正科班與初級班發生嚴重爭執與衝突(中有介入帶隊官恩怨)，甚至有一天晚上衝突時，少數初級班同學打破了槍房，拿出長槍，說不定就會造成流血事件，猶記得當時劉主任在兩者間來回穿梭，幾近瘋狂的大喊「你們不要自相殘殺」，由此亦可見時局之混亂，影響母班情境的一斑，雖然時局已極度不安，但我們還是絃歌不輟，由於師資優良，學生皆學有專精，我們氣象班畢業的學生在台灣曾撐起過氣象的一片天。

民國38年大陸驟然變色，極大部分先後期同學均已撤退至台灣，但仍有極少數未撤出同學，仍在大陸氣象界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八期學長楊國祥，曾做到大陸空軍氣象學院的少將副院長，就是這個香火因緣，我們空軍氣象班畢業前、後期同學，包括我本人，曾憲瑗(12期)、劉廣英(15期)、葉文欽(22期)，於1994年10月參加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屆海峽兩岸氣象研討會時，回程經過南京還專去雨花台空軍氣象學院參觀，並受到極隆重的接待(那時楊國祥已退休，轉任該校教授，曾著有「中尺度氣象學」)。又本期劉益均同學，曾經是大陸民航局氣象的開山祖師，這是1982年(民71年)我們第一次在菲律賓馬尼拉與大陸氣象上最高層次

之「局長級」(大陸是中央氣象局局長鄒競蒙，我方是中央氣象局局長吳宗堯，氣象班五期)「颱風專家會議」時獲知的。他們曾把我們參加會議的五位代表背景查得很清楚，氣象班出身的就有三人，除吳局長外，有曲克恭(六期，時任文大大氣系主任)及本人(九期)，其餘王崇岳(台大教授)，張隆男(中大大氣系主任)。會中，當時菲氣象局招待去馬尼拉市區旅遊時，我曾問參加者之一陶詩言(大陸氣象元老)「知道我們至什麼程度？」他說我們幾位吳、曲及我都是「鳳凰山」出身，這真可說是我們空軍氣象最露臉的一次，海峽對面大陸高階層都知道空軍鳳凰山出身者在當時台灣的氣象界中的地位了。另外，我們留在大陸同學中，本期汪之義也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他曾做到負責西南地區天氣預報之成都中心氣象台台長，負責西昌飛彈基地的天氣預報。1981 年 7 月 12-14 日世界聞名之四川「81 雨災」，利用暴雨預報專家系統，曾做出極佳預報，是氣象局首批受國務院表彰有突出貢獻者之一。1993 年本期同學組團作成都鳳凰山母班之旅，就是由他接待。四川省氣象局還專為我們召開研討會，分由鄭俠(氣象局課長後升簡任技正)、李白華(氣象局地震中心主任)、及我(氣象局科技中心主任)，那時我們都已退休，作有關專題報告，大陸國家氣象局的「中國氣象報」，曾有專題報導。

劉師任班主任終其一生，因編制所限僅升至上校，然其學生飛黃騰達者甚多，此處僅在官階升至少將以上者略作點名，依序：九期夏錫龍官拜中將，曾任郝柏村參謀總長之辦公廳主任。其中少將按期別次序排列，一期張之達、四期李炳支、五期嚴鑑坤、六期曲克恭、七期林則銘、九期俞家忠與羅季康、十五期劉廣英，均位至氣象聯隊聯隊長，為空軍氣象最高之官階。另外，八期徐銀高因轉業政戰也升至陸軍參謀大學少將政戰部主任。另外曾任簡任官者：五期吳宗堯任中央氣象局局長，七期有張領孝任中央氣象局副局長、姚慶鈞氣象局簡任專門委員、沈春山簡任技正，八期喬鳳倫氣象局主任秘書，九期有王時鼎氣象局科技中心主任、李白華氣象局地震中心主任、鄭俠氣象局簡任技正、郭良生青輔會第四處處長、邵國律國防部新聞室發言人、林鞠情民航局簡任級氣象中心主任、祝鴻鵬民航局簡任級副總台長，十二期曾憲瑗民航局簡任級副總台長，十五期劉廣英中國文化大學理學院院長並長期兼大氣系主任。

至此亦略談過去一直均為飛行人員做我們氣象聯隊聯隊長，何以轉為由氣象人員來做？後學可能均不盡知，此亦是因緣際會，僅略作補充說明：那時是民國 58 年，我國空軍已由螺旋槳飛機進入噴射機時代，氣象支援作戰與預報水準越行提高，氣象保障飛安責任越行加重，空軍也越重視氣象。恰好黃維敬聯隊長任期已滿，張之達聯隊長是上報名單的第二名，那時調少將缺均經總統召見後決定，恰好，當總統問及氣象部隊作業與重要性時，當時排名第一是飛行出身者的回答，未獲總統蔣公中正首肯，就這樣時任副聯隊長的氣象班第一期張之達上校成為了氣象部隊的聯隊長，並因此如通信聯隊長也改由本職者當家了。又氣象總隊於民國 43 年升級為氣象聯隊亦甚不簡單，因當時軍方完全要靠軍援，各軍種均派有美軍顧問，那時美軍氣象顧問認為台灣有一氣象大隊(Group)已可擔負空軍氣象業務，賴當時第五署組織計劃室斯傑中校與氣象中心徐應璟上校聯合努力，說服顧問，才更爭取到氣象聯隊(Wing)編制，並將聯隊長編階提高為少將與空軍其他聯隊長編階相同，詳情參見斯傑「空軍氣象憶往」一文(聯隊史蹟文獻集)。

以下再略述氣象班前期同學貢獻以為本文之結尾。

早期台灣氣象如沒有空軍氣象這一支，將使氣象界黯然失色。其他不談，想一想要不是彭立(九期)於 40 年前考取第一屆中山獎學金出國進修，且於民國 56 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MIT)氣象博士，回國後任教於台大，並在中大兼課。因而培植了很多氣象英才，如現在台大副校長陳泰然博士，前政務委員蔡清彥博士以及謝信良前氣象局局長，均是其受業門下。又氣象班前期同學，由於早期各大學氣象師資甚缺，他們有頗多曾出國進修，並在各大學兼課，含中正理工學院等不下十來人。而空軍氣象人力對氣象局及民航局的貢獻亦是有目共睹。吳宗堯前局長(五期)在任期間，使氣象局全面更新，成立了很多一級科技單位，如：預報中心、資訊中心、科技中心、衛星中心、地震中心等，並引進台灣第一部超級電腦，來做數值預報，以提升預報水準。更有母班前期同學，含二、三、七期(有 4 位)、八期(有 2 位)、九期(有 6 位)轉來氣象局奉獻心力不下十多人，均有卓越貢獻，又民航局氣象機構之有今日，本期同學等(見前述)，曾費盡心力，做出了很多傑出貢獻，民航氣象的現代化，其成果不遜於先進歐美國家，實深賴之。又早期主持海軍氣象者，也均為班主任劉師所代訓及栽培的學生。此外，再談一下我們氣訓班早期同學在國家經建上的貢獻，例如民國 50 年代第一座金山核子發電廠所需的氣象評估，所有一級水庫如石門、翡翠、德基、霧社、曾文等「最大可能暴雨量」(PMP)研究，台灣海峽石油探勘之風浪預報等。而對空軍氣象預報之挑戰更不在話下，如近來甚囂塵上之美國對大陸高空偵察機 U2 的天氣預報，早期對大陸心戰空飄任務由地面至 30 公里高空風預報，美軍因韓戰、越戰及台灣美軍協防司令部美軍顧問所需預報資料，在當時的預報技術，預報能力和預報參考資料均遠不若現在，然而我們秉承氣象班所學及班主任樸實無華、實幹、苦幹的精神，均盡可能達成任務。

歲月荏苒，世事滄桑，班主任已是百歲冥誕，當時十五期以前受訓子弟也均已高年，然而，班主任劉師衍淮博士言教、身教，德業終身未有忘懷，而且在吾師精神感召下，空軍氣象前、後期同學始終相互砥礪、相互提攜、合作無間，並終生為氣象而奮鬥與努力，此亦所以其門下同學及子弟有今日紀念吾師百歲冥誕之舉，在本軍「氣象預報與分析」季刊中出此特刊，以留永念。



圖 1：劉師與陸總隊長鴻圖合影



圖 2：作者(著軍裝)與劉師來台全家合影